

暮春的睡莲

海洋(汶上)

任城湿地公园的东半部是一人工湖,东西两岸种植了大片睡莲。散步时,我总会下意识地去饱览一会。观睡莲心境万千:有时赏心悦目,神采焕发,满心欢喜;有时触景生情,心怀远方、感念当下;有时又催人自勉,生出只争朝夕、不负韶华的感慨。

睡莲,光看名字就让人感觉富有诗意和雅趣,令人心生赞叹。你仔细看,透绿的水藻簇拥着调皮的小鱼儿睡,小鱼儿亲吻着笨拙的螺蛳儿睡,螺蛳儿紧贴着青翠的莲茎睡,莲茎则牵系着争相夺目的花朵儿睡,花朵儿则倚靠着碧绿的莲叶睡,莲叶依偎着一湖碧水睡,而碧水则仰卧在蓝天的倒影里睡,活像睡梦中表演的重重叠叠的罗汉像,浑然成一整个湖面上“睡”的世界。难怪睡莲被誉为“水中女神”“花中睡美人”。

暮春清风拂过,莲叶定力满满,稳稳地吻着水面,不为所动。即使雨丝细细地下起来了,睡莲也不慌不忙地请出它喜欢的古筝,揉出“沙沙”的泛音;而当豆大的雨点砸向睡莲,“咚咚”的闷响声仿佛编钟发出的余音。

睡莲叶儿的表面墨绿厚重、典雅、高贵而风趣。睡莲的叶儿还裂出一条缝隙,像被月光裁出的小口,或许大自然并不需要太多的圆满,就像睡莲用残缺的叶儿迎接雨水的击打,反而律动出“叮咚”的声响。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林间,睡莲花苞顶端凝着的露珠,于滑落之际揉碎粉紫光影,惊扰游鱼,漾开圈圈涟漪。正午时分,莲叶在强光映照下泛起金属般耀眼的光泽。当睡莲叶儿在狂风中舞动时,墨绿色的阳面与丹红色的背面交替闪现,宛若晚霞铺洒翡翠湖面。当晚霞给湖面染上琥珀色时,睡莲的花瓣也晕染出温柔橙红。

睡莲花开,不似春花热烈张扬,宛若少女浅笑含羞,内敛温婉。昼开夜合,暗合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人间节律。

一池睡莲,是玲珑的碧玉,是水墨长卷,是浅唱低吟的催眠小曲,更是“蕊碧花开雪满湖”的诗意盛景。它似睡非睡,似醒非醒,睡藏禅意,醒含风华。朝随旭日苏醒,暮伴夜色安眠。人生若能做一世睡莲,岂不三生有幸?

又是一年槐花香

卜凡亚(微山)

又是一年槐花儿香。

老家房前屋后,总有槐树、枣树与香椿静静伫立,经年岁月刻下皴裂的树皮,苍劲枝干向四方舒展。暮春一至,老槐树便如约盛放,一树雪白缀满枝头,串串槐花垂挂摇曳,宛若绿叶间玲珑的玉风铃。风一吹,把槐花的香甜送达村庄的每个角落。

不过,最让我魂牵梦绕的,从不是槐花的香甜,而是儿时与小伙伴们共摘槐花的温情时光。那时的我,是个上蹿下跳的顽皮孩童,弟弟却温顺乖巧,总像小尾巴一样紧紧跟在我身后。每到槐花满枝的时节,便是乡下孩子最欢喜的日子。

老家门前的老槐树枝繁叶茂,低处的槐花早已被左邻右舍摘尽,唯有高处的花串,开得愈发旺盛,在风里轻轻摇曳,像是在向我们招手。我撸起衣袖,搓了搓手心,抱着粗糙树干麻利爬上去,踩着粗枝慢慢挪到花簇深处。树枝磨得手心发痒、大腿发烫,槐叶拂过脸颊微微发痒,可满鼻浓郁甜香萦绕周身,竟把疼痛感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树下,弟弟正端着柳条箩筐,仰着圆圆的脸蛋,满是期待地仰望我。他踮着脚尖,小手紧紧扣着筐沿,轻声叮嘱:“哥,你慢点,踩结实了,别摔着!”弟弟软乎乎的声音,裹着担忧与欢

喜,轻柔柔飘进耳朵,让我不由得放慢动作,不再逞强卖弄。

我轻轻扭下饱满的花串,稳稳抛进箩筐。弟弟眉眼弯弯,当即抓起槐花放进嘴里,又细心抚顺筐里的花串,生怕揉碎压焉。兴致来时,我轻晃树枝,槐花如雪,纷纷飘落,落满弟弟头顶和肩头。蜜蜂循着花香围拢过来,围着弟弟乱飞乱撞,吓得他赶紧用布袋套到头上,蹲在地上连声唤我帮忙。阳光透过枝叶的间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,槐花香萦绕在身旁,孩童的笑声在树下回荡。那段时光,没有尘世的纷扰,只有兄弟相伴的欢喜,简单却觉得格外温暖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、参军入伍,辗转岁月里,总难赶上家乡槐花盛开。虽然城市里的槐树也会开花飘香,却少了故土的烟火气息,少了树下那份真切期盼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再也没有爬过老槐树,也没有了那个端着箩筐等候的弟弟,更吃不到母亲亲手做的清甜槐花饭。

如今再闻槐花香,闭上眼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暮春午后。老槐树静静伫立,我在枝头摘花,弟弟在树下等候,阳光正好,花香弥漫,岁月温柔绵长。这一缕缕槐香,飘着童年旧事,藏着兄弟情深,载着故乡烟火,更是心底那份永远化不开的乡愁。

春天里

蔡月萍(太白湖新区)

今年的春姑娘姗姗而来,初时犹抱琵琶半遮面,天色时隐时现。一场春雪恰逢倒春寒飘落,为春日献上别致的迎宾,大地素净圣洁,只待春风绘就新景。春意渐浓,草木焕新,我便带着孙女去往城西运河边,感受春的气息。

运河两岸绿化带错落有致,风景优美似公园,间隔一段距离还设有便民停车区域。下车驻足,就感到了春天的舒适,比屋内更显暖和,孙女瞬间雀跃不已,牵着我的手一路蹦跳前行。

堤下蛙鸣阵阵,清脆悦耳,我们循声走到水边,蛙声近在耳畔,却难寻青蛙踪迹。我柔声安抚好奇的孙女,心底暗自思忖,想来是到了青蛙繁殖的时节。

眼前闪过一只蝴蝶,孙女忙寻起蝴蝶来。河畔多垂柳,颜色嫩黄翠绿,枝条垂落摇曳,沐着暖阳泛着柔光,微风轻拂,尽显春日温婉柔情。

岸边海棠树刚发芽,桃花已含苞,杏花开得正盛。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景观树,枝桠由冬日的浅黄转为暗红,满目皆是新生气息,恰如朱自清笔下的春,从头到脚都是崭新模样。途中

偶遇徒步小队,踏着响亮的步点迎面而过,孙女也嚷着要随行,我打开徒步音乐,祖孙二人自成一队,迈步前行,既是锻炼身体,也算享受天伦。

暖和了,带孩子出来玩得多了,树林中有了帐篷和吊床。看小朋友在吊床上飘来荡去,孙女满眼羡慕,我从车内取出吊床拴在林间树上,耐心帮她调整高度。她爬上吊床,自在飘荡,欢声笑语不断,还学着旁人蹬脚晃荡,玩得不亦乐乎,最后还贴心邀我同坐,共享这份闲适。

夕阳西下,落日浑圆泛红,余晖染红河面,水波映着长影。孙女无心赏晚景,只顾踩着路边石块、走石条独木桥,待游人渐散,才恋恋不舍启程回家。

小区里,玉兰正开,梅花已过盛期。一树梅红白相映,白花瓣更为纤薄,嫁接痕迹浑然难辨。海棠花苞饱满,紫荆花初露红蕾,似乎明天就是春色满园的感觉。

春天的舒适,让人流连忘返。赶趟似的花开,植物一天一个样的变化,让人感受春天的无限生机。

黄河滩的日出

王雨熠(任城)

暮春的晚风,吹散了黎明的微寒,鲁西南的旷野,还沉在淡淡的夜色之中。梁山黄河滩区静悄悄的,河堤上杨树成排挺立,清风掠过林间,簌簌叶响,揉碎了拂晓的朦胧。黄河水缓缓东流,薄雾轻轻裹着滩上草木,嫩黄与新绿交错相融,混着温润泥土的气息,整片原野静静地靠在大河岸边,安静又温柔。

生长在黄河滩边的我,年少的漫长岁月,一直与这片河滩、这条大河朝夕相伴。年少时不懂赏景,也不会特意去等一场日出。黄河岸边的朝阳,都是伴着乡里人的烟火日常、田间劳作慢慢到来的。从前,天还没亮,夜色浓稠,我就跟着家里人早早下地。脚下是黄河长年淤积的沃土,松软踏实,藏着千年大河的厚重与温柔。成片的麦田铺向远方,像一块青绿的大地毯。麦苗迎着春风轻轻晃动,河堤边的瓜秧悄悄冒出新叶,河边垂柳枝条低垂,随风轻摆。满眼绿意漫开在河岸,在淡淡的晨光里,生出朴素又鲜活的生机。

天色慢慢亮起来,夜色缓缓褪去。东方天际先现鱼肚白,继而晕开淡红橘色霞光,层层铺展,温柔雅致。万物还未苏醒,草丛偶尔传来虫鸣,早起的水鸟掠过河面,几声轻叫,打破了滩野的安静。黄河水波慢慢起伏,细碎的波纹漫上浅滩,裹挟着泥沙浑厚气息,东流不息,默默滋养着滩区这片土地。

年少不懂山河意,只随时节事农耕。如今回望,才发觉黄河滩的日出,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,藏着大河奔流的壮阔,也藏着故土独有的绵长温情。九曲黄河万里奔涌,流淌过梁山大地,以日出为序、河水为脉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滩区儿女。河滩的每一寸土地,每一株草木,每一次日升月落,都是心底最深的牵挂。

世间万般风景,皆不及故乡黄河边的一场日出。朝阳冉冉,霞光漫山河,黄河奔涌向东,滩野万物新生。无论日后行至何方,梁山黄河滩的黎明晨光与大河日出,永远是我心底最温暖、最难忘的山河旧忆。